

远行
译丛

威尼斯是一条鱼

〔意〕提齐安诺·斯卡帕 著

陈英 译

Venezia
è un
pesce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Venezia
è un pesce

威尼斯是一条鱼

（意）提齐安诺·斯卡帕 著 陈英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威尼斯是一条鱼/(意)斯卡帕著;陈英译.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5321-5781-5

I. ①威… II. ①斯… ②陈… III. ①游记-作品集-意大利-现代 IV. ①I546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2419 号

VENEZIA È UN PESCE

by Tiziano Scarpa

Copyright ©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Editore, 2000

First published in April 2000 with the title *Venezia è un pesce*
by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Editore, Milano, Ital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440

出品人:黄育海 陈 征

项目统筹:姜逸青 徐如麒

责任编辑:徐如麒

特约策划:潘丽萍

封面设计:汪佳诗

封面图片© GEOEYE/SCIENCE PHOTO

威尼斯是一条鱼

[意]提齐安诺·斯卡帕 著

陈英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总经 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4 字数 50,000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781-5/I·4609 定价:32.00 元

目 录

1	威尼斯是一条鱼
5	脚
11	腿
20	心
31	手
38	面孔
43	耳朵
48	嘴
54	鼻子
66	眼睛
80	书
92	尾巴

- 95 威尼斯 莫泊桑
- 102 杀人的石头
- 112 防美辐射指南
- 118 口香糖桥
- 122 在威尼斯睡去 迪奥戈·梅纳德

威尼斯是一条鱼

威尼斯是一条鱼。从地图上看，它就像一条躺在水底、体型巨大的比目鱼。这只神奇的动物为什么会来到亚得里亚海？又是为何在此落脚安家的呢？它本可以随性游玩，想在哪儿停留就在哪儿停留。它迁徙、旅行，以它一直钟爱的方式尽情游玩。这个周末在达尔马提亚，两天后在伊斯坦布尔，第二年夏天又到达塞浦路斯。它在这里停留了下来，应该是有原因的，就像大马哈鱼逆流而上，到山区繁殖，它们跃上瀑布，完成疲惫不堪的旅行；鲸、美人鱼和“破浪神”都会前往马尾藻海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我对你讲这些，其他书的作者会感到好笑。他们一般会告诉你：这个城市从无到有，它在商业和军事方面的成就，它曾经轰动一时，以及后来的衰落，总之，他们讲的都是传奇。请相信我，事实并非如此，威尼斯还是老样子，几乎一直都是你看到的样子。太始之初，它就在航行，它到达所有

港口，靠过所有码头和可以靠岸的地方：它的鳞片上留下了中东的珍珠母、腓尼基晶莹的沙粒、希腊的软体动物，以及拜占庭的水藻。然而有一天，它感到堆积在皮肤上的鳞片、沙粒和碎屑渐渐成为一种负担。它意识到了自己身上背负着一个厚重的壳，在水流中穿梭的话，它的鳍太重了，所以它决定一劳永逸，游到地中海最北边，在这个最宁静、最隐蔽的地方休憩。

从地图上看，一座桥将它与陆地连接了起来，这座桥像是一根鱼线：威尼斯好像咬住了鱼钩。有两条线将它束缚：一条铁轨和一条沥青路，但这是后来才修建的，在一百多年前才开始有的。我们担心，有一天威尼斯会改变想法，再次远行，所以我们将它系在环礁湖上，这样它就不会因为突然重新起航而永远离开我们。我们对其他人说，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它，因为经过很多年的停泊之后，它已不习惯游动，它肯定会很快被捕获，肯定会落入某艘日本捕鲸船的渔网，会被放在迪士尼乐园的水族馆里，供人观赏。事实上，我们已经不能没有它了，我们占有欲很强，爱它的人想将它留住，即使是用虐待和暴力的方式。为了将它和大陆连在一起，可以说，我们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：将它牢牢钉在了海底。

捷克作家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，在他的一本小说中描述

过一个对钉子着魔的孩子：他在自己家里，去朋友家，在宾馆，都会在地板上到处钉钉子，他只要看到木地板，就会从早到晚在上面不断锤打，想把房子钉到地上，好像这样他会感到更安全。威尼斯就是这种情况，只是这些钉子不是铁质的，而是木头的，而且非常庞大，长度为两米到十米，直径二三十厘米，这些巨型钉子被楔入水底的泥浆中。

你在威尼斯看到的大理石建筑，还有砖砌的房子，都不可能直接建在水上，那样的话，它们会陷进泥浆里。怎么才能在淤泥上打下牢固的地基呢？威尼斯人将数以千万计的木桩楔入环礁湖，圣母安康教堂下至少有十万根木桩，里阿尔托桥下也一样，这是为了承受石拱的压力。圣马可教堂建在栎木做成的木筏上，桩基是用榆木搭建的。威尼斯人从威尼托地区阿尔卑斯山上的卡多雷森林获取木材，放在皮亚韦河上，这些木材顺流而下，漂至环礁湖。这些树木包括落叶松、榆树、桤树、栎树和松树。威尼斯共和国非常精明，一直重视保护森林资源，并建立了一系列严格的保护森林的法律。

树木头朝下，用一种带滑轮的、可以拉到高处的铁砧楔入泥浆中。孩童时期我看到过这样的情景，我听着打桩工人缓慢、洪亮而有节奏的歌声，伴随着敲击声，一个圆柱形大

锤，在一条竖立着的轨道上缓慢地向上移动，最后突然落下。泥浆将这些木桩裹进保护套里，这样能防止它们接触空气而腐烂，这些树干与空气隔绝，几个世纪之后，木头已经矿化，变得和石头一样坚硬。

你正漫步在一片无垠的、翻转过来的森林上，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，像是一位蹩脚的科幻作者虚构出来的故事，但在这里却是真实的。我将从“脚”开始，为你讲述发生在威尼斯的事情。

脚

威尼斯像一只乌龟：特有的灰色粗面岩铺成的路面，形成了它的龟壳。所有的石头都来自远方，正如保罗·巴尔巴诺（Paolo Barbaro）所描述的：在威尼斯，你所看到的几乎所有东西，都来自别处，要么是进口的，要么是走私的，抑或是抢来的。你脚下的石头地面很光滑，虽然为了雨天防滑，地面曾用带齿的锤子敲打过。

你要去哪里呢？快放下地图吧！为什么你要不惜一切代价，想知道自己现在身处何处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每座城市，不管是在商业中心，还是在公共汽车站，或是在地铁里，人们都习惯于看路标。一般在这些地方，总是有一个大牌子，上面有彩色标志，还有箭头明确地告诉你：“你在这里。”同样在威尼斯，你一抬头，便会看到很多黄色的牌子，上面标有箭头，并写着：“去火车站，去圣马可广场，或者去美术学院，请走这边，请勿走错。”不要去理会那些路标，为什

么你非要和这座迷宫作斗争不可呢？顺从它吧，哪怕一次也好。你千万不要担心，让脚下的路引领你吧！而不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走。学着闲逛，学着流浪吧！让自己就此迷失，暂且做个游手好闲、四处游荡的人吧！

你也做一次“威尼斯人”，或者尝试过上“威尼斯式生活”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“威尼斯式”、“威尼斯风格”这些说法，暗指我们足球队的踢球风格：我们的足球队员在足球场上的表现，常常让人感到恼怒，他们自私自利，总是带球，很少传球，踢球时视野很窄。他们成长的城市，处处都是小巷，街道曲里拐弯，非常混乱；从家到学校的近道儿，也是七弯八拐。显而易见，当威尼斯运动员们穿上短裤和球衣，上场踢球时，他们仍然无法摆脱自己的错觉——觉得四周还是威尼斯的街道和广场，于是在球场的禁区和赛场之间，他们试图从迷宫中挣脱出来。

试想一下，此时你是一粒活跃在血管里的红血球，随着心脏的搏动而移动，让这颗无形的心脏推动你吧！或者，你把自己想象成一口被送入胃里的食物：在狭窄得像食管一样的街道里，你受到两边砖墙的挤压，你通过一座阀门一样的桥滑了下去，落入水中；于是，你置身于宽敞的胃中，你在这儿稍作歇息后，不得不继续前行，因为面前有一座教堂吸

引着你，你驻足观看。最后，经过一系列化学转换，你被消化掉了。

我给你的第一条建议，也是唯一一条路线，叫做“随意”，副标题是“漫无目的”。威尼斯很小，你可以迷失自己，一直走不出来，最坏的情况就是：你会走到水边，面对着水，或者泻湖。威尼斯这座迷宫里，没有牛头怪，也没有任何水怪，在暗处等着吞食受害者。我的一个美国朋友，她第一次来威尼斯时，是一个冬夜，她找不到旅馆，手里拿着一张写着地址的纸，但毫无用处。她独自一人，在这座空旷的城市里转圈，内心很焦急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她担心自己会被抢劫，但是她惊讶地发现：在这座外国城市，过了三个小时，居然还没有人袭击她，抢走她的行李。要知道，她可是一个来自洛杉矶的姑娘！在圣马可广场，或是在拥挤的码头，你可得小心点，那里经常有扒手出没。但是在威尼斯，要是你迷路了，总会遇到热心的本地人为你带路——如果你愿意找到路的话。

迷失——是旅途中唯一值得做的事情。

无论白天或者夜晚，你可以很放心地四处转悠。这里没有声名狼藉的城区，至少现在已经没有了。你顶多也就是碰上个红脸醉汉，喝得醉醺醺的来骚扰你。顺便提一下，你要

慢慢熟悉威尼斯特有的城市布局。这儿不像其他城市，被两条主要干道分成四个城区，威尼斯有六个古城区：每个城区都是威尼斯的六分之一。我们熟悉的那些古城，一般都有两条主干道，这两条主干道相交，形成一个十字路口，恰好把城市分成四块。威尼斯却与众不同，它有六个区，分别叫做圣克罗切、坎纳雷乔、多尔索杜罗、圣保罗、圣马可和卡斯特洛。市政门牌号从一开始，不是排到街尾就结束了，而是要排完整个区。卡斯特洛区的门牌号，从丹多路开始，一直排到红桥脚下，创造了最高纪录——6828号。同样一座桥，坎纳雷乔区从桥的另一侧开始排，一直排到香草路尽头，也达到了6426号。

铺路的石板一片挨着一片，把道路分割成一段一段的，从街道上望去，美术上的透视法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城市规划者把道路设计成这样，一定是专门为了让孩子们玩耍，他们走路时，总是故意避开石板边沿的线。“不要越界！”萨尔瓦多·达利说，这是他概括的绘画创作法则，在形式上显得如此守旧，在视觉内容上又如此疯狂。作为一个威尼斯小孩，也许意味着要习惯于不越界，要尊重事物的轮廓，而事实上，却又要打破常规？威尼斯人的脚，假装尊重现实，却又要在幻想中将它扭曲？我们的大脚趾充满幻想？我们的脚

后跟生来狂热？看啊！多么超现实的狂想，多么梦幻而荒谬的城市！我们脚下，有无数接在一起的长方体石块，每一块都是平行的！每一块铺路石都是一种象征，都是威尼斯的缩影，这座城市充满了密密麻麻的线条。威尼斯被水毫不留情地隔离开来，完全没办法扩张，没办法超越自己，它在沉思中躁动，在反思中疯狂。看啊！你每走几步，就会遇到一座教堂。这座城市，表面上过于虔诚，事实上却处于信仰的混乱之中，它是一位虔诚的信徒，信仰太多的圣人贤者，它信仰的宗教是一团乱麻、一盘散沙，是一个彻底疯了的宗教。每一块铺路石都是一个徽章，没有图腾，只有一片灰色。一块死灰色的石板，只有死气沉沉的色彩，上面没有任何标记：这个空洞的徽章，唯一的图案就是它的轮廓。你踩着它们，踩着铺路石之间的缝隙：你会感到脚底那几毫米的凹凸不平，石与石之间的微小缝隙，以及石板腐蚀损耗后出现的坑坑洼洼。有一位法国绅士，他小时候来过这儿，踩过铺路的石头，那种感觉是他一辈子都无法忘怀的。

每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安康圣母节，你站在八角形教堂的正中央，站在一盏铅制吊灯下，那盏吊灯从圆顶上垂下来，距离顶部十几米。你要拖着鞋底，走在镶在地板里的铜盘上，按照传统，要用鞋尖触碰铜盘上的铸字：unde origo

inde salus（救赎始于初，初为大地，行于地，福降其身），也就是说：安康源于大地，从脚底开始，贯穿全身。而你要学会用脚趾来比划，你要伸出脚趾的食指和小拇指，用这个动作来祛除晦气，让晦气经过全身，传到地底下。

春天的时候，在码头那儿，你要注意自己的脚下，因为地上除了随处可见的“人类的朋友们”的粪便，你还要注意下脚的地方。晚上，威尼斯人会去钓鱼，他们用灯笼和汽灯来吸引热恋中的乌贼，并用一种蝴蝶网来捕捉它们。在桶底，被捕获的乌贼挣扎着，它们把墨汁喷到岸边的石头上，冷不防就会溅到你的袜子和裤子上。

你走上石桥的台阶，你感觉自己的脚趾牢牢地踩在地面上，紧紧扣住台阶的棱角，那些台阶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。你的脚掌死死地贴着地面，为防止打滑，你的脚后跟也像钉子一样，稳固地钉在上面。你要记着穿一双轻便的鞋，鞋底儿要薄，不要穿马丁靴，也不要穿肥大的气垫运动鞋：不要穿任何有海绵垫的鞋子。我要向你推荐这种磨练精神的方法——用脚去感受。

腿

住在威尼斯，真是累死人：房子都很老，只有少数房子才有电梯，楼梯里一点多余的空间也没有。走在路上，每隔五十米、一百米，就有一座桥跃然眼前，至少要上下二十级台阶。在威尼斯，很少有人患心脏病，由于天气潮湿，人们易患骨病和风湿。

走在街道上，也是要上上下下：威尼斯的路一点儿也不平坦，总是高低起伏，坑坑洼洼，凹凸不平，到处都是小圆丘、小高地，地基都向运河倾斜。广场上，下水道井盖点缀着路面，就像胀鼓鼓的皮沙发表面上陷进去的纽扣。这一章我们除了谈论双腿，更多的是要讨论迷宫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谈论身体里的迷宫——耳朵最里面，给你带来平衡感的耳蜗。

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少，总之，我想把我知道的转述给你。你数数公爵府的柱子——朝向圣马可海湾

那边，圣乔治岛对面的那些柱子，从拐角处开始，数到第四根廊柱。你会注意到，和其他柱子相比，它轻微凸出了几厘米。如果你背靠着柱子，从廊柱外部，试着绕行一周，你会从白色大理石小台阶上掉下去。你再试几次，还是会不小心失去平衡，从小台阶上摔下来，尽管你使劲靠紧柱子，或者从一侧伸出一条腿，使劲想突破那个临界点，但最后还是会被掉下去。小时候，我总是做这个尝试，这不是一个挑战或者游戏，它真的使我感到颤栗。有人告诉我，这是死刑犯会获得的最后一个自救的机会，这是一种神意裁判，需要平衡感，是上帝对杂技演员的裁决：如果他们能够围绕着柱子，转一圈，双脚不踩到灰色的石头上，他们就能在处决前的最后一刻得到救赎。多么残酷的考验！就像十九世纪一位法国作家的小说标题一样邪恶，叫做《希望的酷刑》。无论如何，我喜欢这种死亡的意象：脚下只有几厘米的高度，而不是通常让人畏惧的深渊，画面并不夸张，但却十分恐怖。也许死亡就是如此：来吧！台阶确实很窄，但你不会跌入深渊。你看！只有三厘米，快！只要再努力一点，没人在逼你，加油吧！再平衡一点点就好，很容易的……

你站在码头等待，准备登上小汽船：船靠近了，巨大的冲击力让你大吃一惊，就好像你被冷不防地推了一把。登上